



# 在隆冬，感悟不可戰勝的夏天

任 白

我愛加繆，這種愛至少延續了二十多年，在被薩特的偽善和虛榮刺痛後，我明白良知是所有知識觀念的基本試劑。從此，加繆就成了一個值得信賴的異邦兄長，每當遇到難以面對的精神困境，想像一下加繆會怎麼做，成了我的一個習慣。這是個意外的結果，書讀得稍微多一點，人就會恍然，原來知識和德行上的自洽十分艱難，即便是那些顯赫一時的引領者，也往往會因一個看似無意的選擇，就從根上掏空了自己的思想。

年輕時，《西西弗斯的神話》曾是枕邊書，時不時拿出來翻翻，現在回頭看，那種喜愛背後，是一種陣發性飢餓作怪。「西西弗斯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謬的英雄，還因為他的激情和他所經受的磨難。」「向着高處掙扎，本身足以填滿一個人的心靈，應當設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反抗賦予生命以價值，它貫穿生命的全部，恢復了生命的偉大。」「被剝奪了希望，並不意味着絕望。塵世間的火焰與天堂裏的香氛，具有同樣的價值。」「重要的不是治癒，而是帶着病痛活下去。」這本神奇小書裏俯拾皆是的金句會很快填飽我，為我充飢，以至於有近於成癮的效果。但是，飢餓沒有走遠，事實證明，生命是一份持久的債務，需要不斷借新還舊，以保證其在危機四伏的旅途中不會失去動力。

但並不是它的每一段落都有充飢的功效，有的也會令人望而生畏，比如這一段：

「在西西弗斯身上，我們只能看到這樣一幅圖畫：一個緊張的身體千百次地重複一個動作：搬動巨石，滾動它並把它推至山頂；我們看到的是一張痛苦扭曲的臉，看到的是緊貼在

巨石上的面頰，那抖動的肩膀，沾滿泥土的雙腳，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堅實的滿是泥土的雙手。經過被渺茫空間和永恆的時間限制着的努力之後，目的就達到了。西西弗斯於是看到巨石在幾秒鐘內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滾下，而他則必須把這巨石重新推向山頂。他於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是因為這種回復、停歇，我對西西弗斯產生了興趣。這張飽經磨難近似石頭般堅硬的面孔已經自己化成了石頭！我看到這個人以沉重而均勻的腳步走向那無盡的苦難。這個時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樣短促，它的到來與西西弗斯的不幸一樣是確定無疑的，這個時刻就是意識的時刻。在每一個這樣的時刻中，他離開山頂並且逐漸地深入到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

如果說，這個神話是悲劇的，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實際上又在哪裏呢？」

這裏可以對加繆的問題有個直接的回答：痛苦在細節裏，放大悲劇細節，會強化悲劇的物理體驗，當然也會放大悲劇的心理震撼，然後呢，讓我們產生畏懼。西西弗斯以肉身承擔的苦厄，和在精神上完成的超越，在我們看來，並不能形成一個大抵平衡的對價，「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到底算不算一項偉大的成就呢？這裏，我們和加繆的分歧水落石出，加繆弘揚的是一種被英雄主義所照耀的悲劇精神，而我們（我）所希求的是一種現世福報，一種被完滿結局回應的獻祭。顯然，我和加繆間存在的兄弟般的齟齬——承認他揭示的

遊客在吉林省長春市肆季南河岸線公園遊玩。  
新華社

荒謬，感念他洋溢的熱情，欽佩他推重的英雄，但對這宏大史詩無限循環的終章（如果可以叫終章的話）心有不甘。我們無法擺脫的執念是，在我們有限的人生中，在經歷了漫長跋涉之後，在面對困境甚至絕境一再鼓足勇氣力求克服之後，在我們的殘敗肉身再也無法輸出能量之後，命運會不會獎賞我們一點舌尖上嘗得到的甘甜？

可是，加繆是否把西西弗斯的幸福僅僅定義為對命運無休止的承擔？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他顯然把這個思考延伸到普通人的普遍命運中，也就是說，他不會僅以精神勝利法來安頓普羅大眾的現實生活。他說，「今天的工人終生都在勞動，終日完成的是同樣的工作，這

樣的命運並非不比西西弗斯的命運荒謬。但是，這種命運只有在工人變得有意識的偶然時刻才是悲劇性的。西西弗斯，這諸神中的無產者，這進行無效勞役而又進行反叛的無產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處的悲慘境地：在他下山時，他想到的正是這悲慘的境地。造成西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就造就了他的勝利。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看得出，覺察自身命運的最終指向是反抗，是對諸神設定命運的堅定否決。由此可以判定，加繆在西西弗斯命運的救贖路徑中，並沒有排除現實考量。因為只要保持對自身命運的覺知和抗爭的努力，就保留了改變現實的可能。而這一思想，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有着更為深入集中的表達，那就是《反抗者》。可以說，《西西弗斯的神話》和《反抗者》是加繆存在哲學的上下篇，通過這兩部著作，他系統闡述了自己對生存的洞察和由此採取的人生姿態。他說，「所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但他，雖然拒絕，但是不放棄；他也是一個說『是』的人，一開始行動就這麼定了。」「我們每天所遭受的苦難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猶如『我思』在思想範疇中所起的作用一樣……我反抗，故我們存在。」至此，我們可以結束和加繆的爭執了，面對命運，我們用「不」表示拒絕，以「是」開始行動，這樣，我們可以期待現世的救贖。

加繆說過一句雞湯味十足的話：「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在相對完整地理解了加繆哲學後，我們會對這碗「雞湯」另眼相看，因為，那裏邊真的有「雞」。

## 嗨，前海！

近來因為工作，時常到訪深圳前海。印象中，前海近年在推動深港合作、創科和藝術等方面着墨不少，今次更是親身體會到區內的活力與創意。

晨起，在聽海大道步行返工，從街邊特色咖啡館取走半小時前網上預訂的燕麥拿鐵；中午，三兩同事相伴，午餐後在前海石公園吹吹海風，或乾脆找一片草坪坐下或躺下曬太陽小憩；晚上收工後，約上家人在附近商場外的泡泡瑪特巨型裝置打卡，再進入其中找尋美食，因區內工作及生活的人們來自五湖四海，商場裏的美食也同樣天南海北一應俱全，努力溫暖每一位離鄉遊子的好胃口。這是一位普通前海打工人的天，忙碌辛苦，卻樂在其中。

今時今日我們談論城市空間的建構與發展，關注的不僅僅是動輒數百米的摩天高樓又增加了多少座，也不僅僅是大型購物商場裏的時裝品牌或娛樂設備如何琳琅豐富，更關心生活在城市空間中的人們，不同年齡、不同喜好與習慣的人們，如何營造不同的生活場景，把日子過得愜意而自在。在前海，既有全球知名品牌極具設計感的旗艦門店，也有在地青年設計師的創意新品，既能品嘗到米芝蓮星級餐廳大廚的出眾手藝，也能在街角的米粉或拉麵店來一碗熱氣騰騰的粉麵直呼過癮。理想中的城市新區，固

然是結合科技與城建、創意與文化的產物，不乏搶眼建築，也不乏突破常規的全新藝文空間，而更重要的是，它絕不單調，不盲從潮流，為我們展示了當下及未來「詩意棲居」的豐富圖景：在這裏，你可以如願地享受生機勃勃的每一天。

從前海返回香港住所的路上，路經深圳灣，車行至屯門，從現代感十足的都市叢地來到山林郊野中，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氣質。如今，前海正積極對接深港合作，區內已有多處港深創新創業基地，吸引超過一萬名香港人居住及生活。反觀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從基礎設施建設到人才吸引培養，仍需明晰方向、盡快落地。我期待未來在香港北都，見到如在前海街頭遇見的那般生機勃勃的年輕人，期待北都打造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既保有傳統氣質又不乏時潮創意的灣區地標。



▲深圳前海高處俯瞰一景。

作者攝



### 英倫漫話

江 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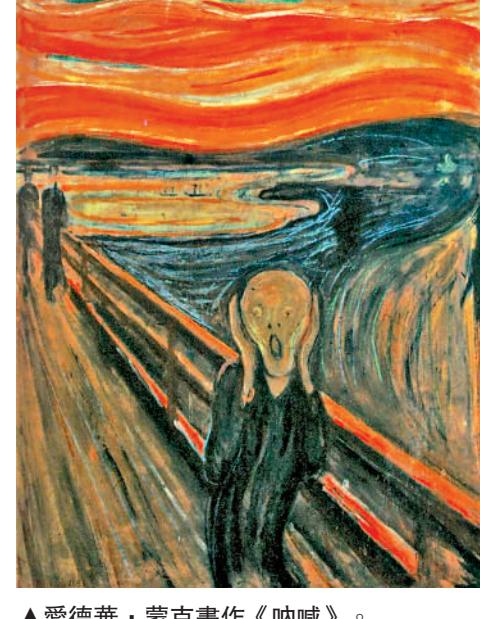
作為西方藝術中最令人難忘的痛苦表達，愛德華·蒙克的《吶喊》向來被視為藝術家靈魂的終極寫照，同時也是二十世紀焦慮主義的化身。因此，當蒙克被描繪成一位酗酒成癮、遭受心魔的憂鬱症病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蒙克以《吶喊》這幅畫而廣為人知，被普遍作為表現主義先驅、焦慮與存在恐懼的象徵，但若深入考察他的整體創作生涯與個人性格，會發現他遠比「黑暗畫家」的標籤來得複雜與多元。早前英國國家肖像館舉辦的「蒙克繪畫展」，便通過近五十幅油畫和版畫作品，從全新視角向人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他内心世界的窗口。

畫展按時間順序進行，從十九世紀末蒙克在巴黎和柏林放蕩不羈的冒險經歷與藝術上的自我發現開始，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奧斯陸郊外的鄉村莊園隱居生活，直至他於一九四四年去世。正如他留給世人的印象，畫作以深沉的色彩和強烈的情感為特徵，筆下的人物形象往往拉長、扭曲，並描繪各種主題和靈魂狀態。他的作品共同構成了一部充滿象徵意義和神秘色彩的人類經驗敘事，例如《三個階段的女人》，死亡、愛情、嫉妒和憂鬱在畫中反覆出現，按蒙克的話說，這些場景旨在「幫助其他人理解自己的生活」。

蒙克的這種繪畫風格，一定程度來自於童年被恐懼所籠罩：母親和妹妹索菲雙患肺結核，妹妹勞拉終生被關在精神病院，父親的宗教狂熱和嚴酷管教，加上他自身健康狀況欠佳，這些都聚合成一個難以解開的創傷之結。據說，蒙克經常粗暴地對待畫布，有一次用拳把未完成的肖像畫直接打穿了。他還喜歡把畫布放在室外，有些畫作上沾有鳥糞、昆蟲痕跡等

## 被誤解的蒙克



▲愛德華·蒙克畫作《吶喊》。

等。此外，蒙克一生都在記錄自己的精神健康問題，他在日記中寫了一段關於《吶喊》如何創作的文字，靈感來自於他在一八九二年某天的經歷，「我和兩個朋友沿着路走着，太陽落山了。突然，天空變成了血紅色。我停下脚步，顫抖地靠在柵欄上，感到無比興奮。火與血組成的光芒籠罩着藍色黑色的峽灣。我的朋友們繼續往前走，我在後面跟着，嚇得全身發抖。然後，我聽到了巨大而無盡的咆哮。」字裏行間的興奮溢於言表。

到了一九〇八年，蒙克因精神崩潰被送進療養院，但在那裏他的狀況逐漸好轉，並開始創作充滿活力、筆觸自由奔放的作品，以簡潔近乎抽象的筆觸，繪畫出

容光煥發、健康快樂的人物形象。比如這次展覽中的蒙克作品《青年》，畫中陽光灑在健壯的身體軀幹上，賦予了生命明媚的光輝。事實上，在他後期創作的不少大型肖像畫中，畫了當時聲名顯赫的朋友和贊助人，都可以看是出自於一位相當有自信的藝術家之手，其熱情奔放、不斷嘗試

的風格，直接挑戰了人們普遍認為的蒙克內向抑鬱的印象。

實際上，縱觀蒙克的藝術生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受印象派影響的實驗性作品，到九十年代著名的《生命之花》系列，再到晚年簡潔而充滿活力的風景畫，他的潛意識中始終保持有「照亮寒夜的微光」。比如挪威光線的神秘而奇幻的特質，一直是蒙克創作的關鍵元素，在《夏夜》中，他運用自然主義的風景來映照自己充滿激情的內心世界，這幅畫預示着蒙克藝術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蒙克在法國鄉間創作時也使用了大量鮮艷、近乎野獸派的色彩，畫面充滿陽光、花園與農婦勞作，主題溫暖而富生命力，與《吶喊》的陰鬱截然不同。他也將早期「痛苦」主題的作品，在數十年後以更明亮的筆觸重繪，象徵心靈的轉化。

除此之外，蒙克從來不乏輕鬆詼諺的一面，他繪畫時滔滔不絕，部分原因是為了防止模特兒分心，但也是為了能說些有趣的段子，並希望能激起聽者們流露出某種意味深長的表情。還有他為畫家好友卡斯滕創作肖像畫時，曾巧妙地為他頭上添加了一頂滑稽的帽子等等。

與梵高一樣，蒙克也深受其他藝術家的影響。他在巴黎期間結識了許多藝術家，莫奈閃爍的光線和修拉斷續的筆觸，在蒙克的《卡爾·約翰街的春日》中得到了呼應。在《卡爾·約翰街的夜晚》中，他用暗色調和瘦削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形象描繪了都市孤獨的焦慮，致敬了羅特雷克。

毫無疑問，蒙克是一位對生命充滿矛盾又真誠觀察的藝術家，既能凝視深淵，也能在晨光中感受希望。正如他所說：「我繼承了人類最大的敵人：疾病和焦慮。通過藝術，我試圖向自己解釋生活及其意義。」這句話道出了他內心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本質。

## 移民的「標點符號」

一篇文章，不管精彩與否，除了文字，還有標點符號，以標示句子、段落，甚至顯示情緒和感情。

對於移民來說，在原居地連根拔起，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可謂書寫人生另一篇章。努力奮鬥，曾遭挫折。一段段艱辛歷程，一次次喜怒哀樂，譜寫着異國他鄉的生活，記錄着人生的腳印軌跡。

既是為「文」，順理成「章」，自然也出現「標點符號」。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到加拿大，是在陽光燦爛、鮮花盛開的「黃金季節」八月。加國北部地處寒帶，五月仍有雪花飄，十月已見飛雪到，難得有夏日的溫暖好時光。公園、馬路；公司、民宅，到處都栽種花木，五彩花兒隨處浪漫，那迷人景致令人賞心悅目，一個感嘆號在腦海中油然而生，真美！

然生活並非單看風景。不久，我開始感受到飲食上的顛覆。西人超市賣的東西，與我們習慣的中式食材截然不同，且魚肉都是冰凍。在老家汕頭，那時雖然還沒有超市，魚肉蛋也是配給，但住家附近有農貿市場。蔬菜是市郊農民新鮮採摘，魚蝦是小販從靠岸漁船販運來的，至於憑票供應的豬肉，也是當天屠宰。新鮮與冰鮮冰凍，感覺上味道相差甚遠。我在心裏打了個大問號，能不能適應這裏的生活？

時間的磨練，讓中西習俗融合起來。但對近年抵埗的新移民來說，內心反問的何止是生活習慣的差異？工作、住房和醫療，是壓在心頭的三塊大石。

最近有一個調查報告顯示，在加拿大的新移民中，入境後頭五年，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人離開，回原居地或遷移到其他國

家。風景依舊，但生活環境已大不相同，「艱難」兩字，幾乎成了新移民的共同心聲。

隔壁鄰居前段時間新搬來一家租戶，夫妻倆帶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住在地下室。夏天天氣好，晚飯後男孩會在小街上踩單車。他媽媽不放心，站在街邊看望，時而和過往的鄰居聊幾句。

原來他們來加拿大已經幾年了，兩人在國內都是白領階層，丈夫還是有職稱的。目前男的在一間酒樓工作，去年從企怡提升為樓面管工，女的在一個小公司做包裝工。有一次，女的和我們打招呼，大家互相問好，拉開家常。

她說，工作不理想，沒辦法，幸而收入還算穩定，最困惑的是住房。我們已搬了兩次家，一次是房東說需要自用，第二次是自己決定，想節省租金，希望儲多點

錢，可以快一點買屋，至少讓孩子有個活動空間。可是……她停頓了一下，顯得有點憂傷。現在樓價這麼貴，靠打工，哪年月才能有自己的房子？

她問我們以前的樓價如何？內子道，我們第一次買屋，一幢兩層小屋只花五萬加幣，而且當時政府為促進消費，第一次置業者補助五千元。她聽了十分疑惑，眼神明顯呈現出問號和感嘆號的加疊。真的嗎？如果現在，十倍價錢都買不到，她脫口而出。我說，以前樓價升幅與通脹差不多，而這十多年來，樓價像蜗牛爬行，確實令人氣餒。

現實就是如此。不過，我知道，華人血脈裏有一股堅忍不拔精神，不論環境如何，都能艱苦奮鬥，用勤勞的雙手創建自己的新家園……

